

## 第九课 前世为伏藏法主与断法

〔前世世系篇：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1284-1339）·杜卓巴 | 地点：楚布·康区〕

---

好，我们继续。上一堂课讲到仁珍才旺诺布前世的另外几位转世，其中提到咕鲁秋旺大师——被誉为莲师三大化身之一的伏藏王。祂座下有九大心子，另外还有四大伏藏师；其中就包括排行第八的成就者贝玛扎巴大师。

而才旺诺布的前世，在同一时代也转世成了咕鲁秋旺大师另一位心子、同列九大弟子之中，名叫玛尼仁钦大师。玛尼仁钦大师在噶陀派极有威望，噶陀寺志与传承祖师的介绍几乎都会提到祂；而在咕鲁秋旺大师的伏藏传承里，更是重中之重。《噶陀金刚寺志》等典籍都记载：玛尼仁钦大师是咕鲁秋旺大师一切伏藏法的法主。

能成为一名大成就者的弟子乃至心子已属难得；能在众心子中被选定为上师自身伏藏法的法主，就更加珍贵不可思议。由此可知，玛尼仁钦大师是咕鲁秋旺大师伏藏法唯一的继承人之一。所以噶陀寺许多介绍都称赞祂是伏藏大师。

所谓伏藏大师，不一定非得亲自取藏；能继承别的伏藏师的伏藏法，同样是伏藏师。就像仁珍才旺诺布，祂的密慧佛母法门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继承自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伏藏法，并非自己取出；但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早有授记，指定祂为密慧佛母的法主。同样的道理，玛尼仁钦大师凭自身修证与清净戒律，得咕鲁秋旺大师认可，成为大师伏藏法的法主。

譬如祂的传记提到，玛尼仁钦大师小时候是在咕鲁秋旺大师的另一位转世——也就是前两堂课讲过的噶陀派三大祖师之一的强巴崩巴大师——座下剃度出家的，等于是强巴崩巴大师的弟子。这在转世的道理上原是很正常的：转世活佛的化现，并不限于要等前一世圆寂之后才能出现。佛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化身事业也不可思议；不论现前色身是否圆寂，都可以立刻另有一个转世化现，乃至无量无边的化现同时示现。

这些化现彼此之间,有时是师徒,有时是师兄弟,有时是上师与功德主,种种关系并存,没有限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成为才旺诺布之前,祂一面转世为咕噜秋旺大师的心子(即上师贝玛扎巴),与玛尼仁钦互为师兄弟;一面又转世为强巴崩巴大师,与玛尼仁钦结成师徒——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时代。玛尼仁钦大师剃度之后,饱学经论,持戒清净,显密教法一一通达,深得强巴崩巴大师的赞誉。

后来强巴崩巴大师对祂说:「你在我这里已学得很好了。但真正与你有缘的根本上师是咕噜秋旺伏藏师,你该去依止祂。」于是玛尼仁钦大师离开噶陀山,来到咕噜秋旺大师的住处,求学一切甚深伏藏法。

祂在咕噜秋旺大师座下学了一段时间、圆满许多灌顶教授之后,大师给了祂一个授记。这授记对世俗人、对有些执着概念的人来说,或许会觉得奇怪。玛尼仁钦大师本是一位持戒清净的大比丘,咕噜秋旺大师却告诉祂:若要成就广大的佛行事业、利益无量众生,尤其要让噶陀派教法兴盛,就必须与咕噜秋旺大师的妹妹——一位名叫贡卓崩的空行母——结为佛父母,因缘才能成就;这么做对佛法事业非但没有丝毫损害,反而对佛教弘扬大有助益。

对玛尼仁钦大师而言,祂一辈子持守清净比丘戒,要祂骤然转换这样的身份,内心难免挣扎。但出于对上师教言的敬重,祂还是摄受了贡卓崩空行母,两人一同回到噶陀。当祂们来到寺庙山门之下,玛尼仁钦大师望着寺里成千上万身披比丘僧服、威仪庄严的僧众,心中升起阵阵怀念,也升起几分自卑与羞愧。

祂想:从前我也是这僧团中的一员、一个持戒清净的比丘;如今却带着一个女人站在寺庙前。矛盾、挣扎、难受一齐涌上心头,祂不禁自问:我这样带着一个女人回到寺里,究竟该忏悔,还是该羞耻?这正是世俗的分别念、一种偏见。

以小乘戒律而言,能受持比丘戒的确极为殊胜;但从小乘到菩萨乘、大乘的立场来看,只要能给众生带来更大利益,就该放下自己那些微小的价值与身份。菩萨道本就要有所牺牲——所谓牺牲,不是把命豁出去才叫牺牲,而是不被世间八风所动,不求赞美,也不惧批评。地位高也好、低也罢,都无关紧要;只要内心坚守菩萨道,才是真正大乘行者所当为。

为利益众生，菩萨有时化现为帝释天、大梵天这样的世间护主；必要时也会化现为最卑贱的众生——无论是畜生道的鱼虾，还是桥墩、道路这样的无情物——只要能利益众生，就竭尽一切能力与身份去成办。这才是真正伟大的菩萨道精神。所以在能利益更多众生的前提下，小乘的戒律是可以全部舍弃的。

这是菩萨必须具备的能力。当然，在还没到达登地菩萨、没有足够菩提心力量之前，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可一旦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心灵达到那样的果位，就不得不去做，不能拒绝，也不能再抱着小乘道的思想不放，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名誉、那一点微小善行，而舍弃利益众生的大业。玛尼仁钦大师出于对比丘戒、别解脱戒的尊崇，才在刹那间起了这么一念分别；可正是这一刹那的分别念，让一个重要的因缘擦身而过。

原来贡卓崩空行母证量极高，具大智慧神通，能完全洞悉玛尼仁钦心中所想。祂察觉到仁钦大师的犹疑，知道缘起已经颠倒，于是对祂说了几句话，便要化为虹光身飞往空行净土。玛尼仁钦大师懊悔至极，情急之下伸手去抓祂的头发；就在空行母即将飞往空行刹土的那一瞬，祂一把抓去，只抓到十三根头发——空行母终究还是离去了。

仁钦大师悔恨不已，后来便将这十三根头发撒在噶陀山几处重要角落、给予加持，没想到竟都长成了参天大树。而正是这「十三根头发长成大树」的缘起，预示了未来的噶陀寺将出现许多与「十三」相关的事物。其中就包括：噶陀十三大重要上师世系、十三代莫扎法王世系、十三代仲巴法王世系，以及噶陀极负盛名的大圆满教授「十三引导」——许多都与「十三」有关。

因着这段缘起，「十三」成了噶陀派的吉祥数字，后来无论人数还是各种安排，祂们都会刻意挑「十三」作为吉祥缘起。除了空行母的十三根头发，据噶陀寺志另一处记载，莲花生大士也曾以神通来到噶陀山附近进行过十三次加持。说法虽有几种，但每一种大家都承认；也可以说：先有莲花生大士的十三次加持，后有空行母十三根头发的加持因缘，才让这一切善缘得以建立。

玛尼仁钦大师回到噶陀寺之后修持愈发精进，终获巨大成就。据说他在世时常以法衣、袈裟为辅，在空中飞翔；不论去往何处，只要借袈裟当翅膀就能随时飞抵各地，所显现的神通人人都能亲眼目睹。或许他早就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当年身为比丘不便显露；后来改以大成就者、大瑜伽士的身份示现，才开始以种种神通度化众生。

据说他为噶陀法王修建舍利塔时，曾以神通在塔边一角的石头上留下足迹，把脚印生生压进岩石；随后又以袈裟为辅，如飞鸟般掠到对面山顶，在岩石上同样留下脚印，据说至今仍在。后来他飞往其他藏区，与许多百姓、村落的有缘众生结下深厚法缘，并在绕嘎恰村附近的绕嘎恰寺一带建立了一处修法闭关的道场，最后也在此地化为虹光身圆寂。纽修堪仁波切在印度新德里出版的《大圆满传承源流》里提到：玛尼仁钦大师的一百多位弟子最终全都成就了虹光身、示现虹光而离开人世；这一百多位弟子当年所住的山洞、闭关房，那些遗迹至今仍看得到。

玛尼仁钦之后，他的众多弟子、再传弟子成就虹光身的更是不计其数。此外，玛尼仁钦大师还是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玛尼喇嘛」始祖。所谓「玛尼喇嘛」，以今天的眼光看已变成一种文化艺术的传播、甚至表演；但在从前，他们是修行人或一些上师，用极接地气的方式向百姓传授佛法、带领共修——简单说，就是一位上师到了某地，鼓励当地百姓念诵六字真言。

后来内容渐渐丰富：不只鼓励念诵，还会举办各种活动——讲因果报应的故事、高僧大德的传记，借此向百姓解说六字真言的含义功德、观音菩萨的愿力，劝大家发愿修持。这种方式比大寺庙的大型法会更受一般藏族百姓欢迎，于是渐渐自成一格，某种程度上甚至变成一门职业：有些家境贫寒、却对佛有信心、又对佛教故事有一定底子的人，也会来充当「玛尼喇嘛」。所以「玛尼喇嘛」虽名为喇嘛，却不限于出家人、身披僧袍者。

到后来，只要你是虔诚的佛教徒、愿意带领大众共修，又善于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就可以以此为业：一来弘扬佛法，二来也改善生计。从前这样的玛尼喇嘛很多，有男有女。像以前西藏就有一位有名的女众法师——名字我一时忘了，是叫吉尊仁钦吗？

——祂也是因家里贫苦才出来当玛尼喇嘛,后来修持出现一些特殊境界,得到尼泊尔皇室的召见;祂以佛菩萨加持的能力和—些神通协助办成不少事,赢得众人赞叹。等日后生活有了着落,祂便遍访名师、广学佛法教言,下半生更精进实修,在山里、尸陀林中修持断法与各种禅法,成为当时极负盛名的女性成就者。「玛尼喇嘛」—般也被称作「玛尼巴」或「洛钦巴」。

据说后来这门行当里,除了一些纯粹以利益众生、追求解脱为目标的以外,也出现偏向生活化、艺术化、民俗化的做法。于是在这种边说边唱六字大明咒的聚会上,祂们会讲很多历史故事、百姓生活的故事,把百姓的苦乐、—些政治故事,乃至国外见闻,统统掺进来讲给大家听。论内容,祂有点接近藏戏,但又不完全是藏戏表演,反倒更像说书——就像中国古代说书那样的行当。

后来这门职业也渐渐发展成由家族子嗣继承,或由寺庙特定的上师继承。在民俗当中,祂们有—套固定的规矩:先择—处开阔、能容纳众人的场地,悬挂—幅观音菩萨的唐卡,唐卡前摆—张简易佛桌,上头供佛塔、佛像、供品、曼达,再供香、灯与水;—切备妥便吹响法螺,招呼群众前来当听众。演讲的玛尼喇嘛—手持念珠或转经筒,—手拿吉祥剑,用吉祥剑指着唐卡上的图案向百姓—一解说:有时拿六道轮回图讲佛所说的六道轮回,有时挂起高僧大德传记的唐卡,指到—处就讲那里曾发生过什么事。

在从前,这是—项非常有趣、许多人都喜欢的活动。这个,我养父从前也做过。祂不是真正的玛尼喇嘛,只是祂的弟子大多是邻居、牧民,也大都不识字、年纪又偏大,要祂们学佛学比较难,所以就以培养信心为主。

因此我养父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搭起帐篷,带着这些弟子—起做纽涅(八关斋戒):斋戒中大家不断念诵咒语,祂就把家里许多不同的唐卡—幅幅拿出来,把里头的故事—一讲给弟子听,弟子们听得津津有味。纽涅结束后再摆上—桌丰盛的宴席,让大家吃得欢欢喜喜。每—回都是这样:—开始有点难熬,最后总是吃饱喝足、又听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心满意足地回家;于是下—次再叫祂们,大家反倒更想来了。

就用这样的方式，帮到了许多弟子。再比如，我跟慧光堪布从前在宁玛佛学院念书时，寺庙的住持啊吽活佛，祂自己也算是一位玛尼喇嘛。祂本是多竹千寺多竹千法王四大法子之一的转世，可这一生发愿要当一名玛尼喇嘛，去帮助许许多多底层的百姓，所以每年都办三到七天的玛尼法会。

只不过祂办的法会比较纯粹实修，就是「吽玛尼贝美吽」这样地念，没讲太多故事、也没那么多宴席，但规矩也不严苛。于是台上的喇嘛僧众很卖力地唱，台下的百姓倒有不少是来串门子的——因为大家住得很远，好几个月才见一次面，一到法会现场，亲友邻里都能碰上；每一场就换一个位子，一边念一边跟身旁的人聊天。年轻人还会趁这机会把家里最好的衣服穿出来，看看能不能遇上对象、谈谈感情。

可以说，这种法会的形式几乎已经和藏族百姓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了。木拉寺从前也办这种玛尼法会，而且据说方式同样轻松。寺庙办法会时，每张长条桌上都摆满各种好吃的：整盆的牛肉、羊肉、油果子，还有满满的水果饮料。

众人有时唱一唱，唱得开心就使劲唱，肚子饿了就直接抓桌上的东西吃，所以据说他们当年唱「吽玛尼贝美吽」用的法本页面上都油腻腻的、结了很厚一层油垢——因为大家常常吃完牛羊肉就伸手翻经书，油垢自然越积越重。可据说，虽然他们修得看似漫不经心，过去每一场法会却都天降舍利，天空中总浮现各式各样的彩虹，种种瑞相格外多，所以大家都信心十足。接下来讲下一位转世，名叫杜卓巴。

仁珍才旺诺布大师的秘密传记里提到，祂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噶玛巴·让炯多杰与夏玛巴·扎巴僧格的弟子，名叫杜卓巴，并特别强调那一世的记忆、习气、种种习惯都记得清清楚楚，确凿无疑。这一点很特别。才旺诺布讲话一向直接，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也不刻意把自己塑造得多了不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有些成就者认证祂是某位成就者的转世，祂往往会说：「我对此没有印象，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可有几位祂却坦然承认：「我确实记得那个前世、记得身为那位成就者的记忆，这个我认。」其中祂承认的，就有这位仁增·杜卓巴。

杜卓巴是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以及第一世夏玛巴（红宝冠法王）扎巴僧格两位大师共同的著名大弟子。《才旺诺布全集》其他著作里也提到，祂曾身为这两位大

成就者的弟子,名叫「杜卓巴」——这只是简称,全名应作仁增·达杰札巴。他还说,与杜卓巴同一时代有一位著名的觉囊派成就者,名叫萨桑玛蒂班钦;他明确承认:自己就是杜卓巴与萨桑玛蒂班钦同一时间的转世——「我记得这两个前世,这两位的心续与我是同一个。」

」这里先说说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他与第一世夏玛巴,在各自的转世时代都有极为殊胜、重要的地位。让炯多杰大约生于元朝、十三世纪末(1284年)。

据说他刚出生时——他父亲本就是上一世噶玛巴的信徒、曾去朝拜过噶玛巴上师——一出生就对母亲说:「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这「月亮」指的正是他自己。他自己也承认是一位大菩萨的转世。

从三岁起,他就要同伴给他立一个宝座,自己坐上去,随手拿一顶帽子当作黑宝冠,宣称「我就是噶玛巴」,还教一群小朋友空性的道理。他在家中排行第五、最小,备受宠爱,从小就展现叙说前世记忆的能力。稍长,他见到了上一世噶玛巴的心子——著名的乌金巴(Orgyenpa)大师;初次见面时噶玛巴大约五岁,让炯多杰便直截了当地对乌金巴大师说:「我的黑宝冠和经书,都放在你那里。」

」这也十分奇特——因为前一世的噶玛巴的确曾把自己用的经书和黑宝冠托付给乌金巴大师保管,并说日后会回来取。于是乌金巴大师明确认定他就是上一世噶玛巴的转世,并为他取名「让炯多杰」,意为「觉性金刚」或「自性金刚」。此后他遍学佛法教义,成为显密五明无不通达的大成就者,对噶举派许多教法都有重要贡献;他还修订旧有的推算之法,创立了噶举派专属的「楚布历算」(译者注:即楚布寺一系的藏历天文推算传规)。

而且,把噶举派的大手印教授与大圆满教授合而为一来传授的,正是他。噶举派将大手印与大圆满二合一的教授,就由这位噶玛巴·让炯多杰开启。据说他在修持中于境界里见到了毗玛拉米扎大师(译者注:即无垢友尊者,Vimalamitra),由此彻悟大圆满的道理,才把二者合并起来传授。

当然,后来有些噶举派人认为大手印与大圆满全然一致、毫无差别;实际上二者仍有一定分别。就像宝上师所说,如今很多人讲大手印与大圆满「无有一味之别」——

——从清净的角度看，这些殊胜教法的确殊途同归、无二无别；但若从更细微的角度细分，宝上师指出：大手印偏于修报身境界，大圆满偏于修法身境界，二者有些细微差别。后来，让炯多杰大师声名远播。

元朝时他受到第九代皇帝图帖睦尔的召见，被迎请到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那道迎请的诏书后来还被译成藏文，收录进《噶藏教法史》。待第九代皇帝往生，他又与第十代皇帝会面。总之他深受元朝皇帝推崇，曾在杭州举行灌顶，备受恩宠。

最后他大约在十四世纪（1339年）、驻锡杭州期间圆寂；这在《红史》里也有记载。除了以上这些，让炯多杰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断法传承的教授。以今天的眼光看噶举派的断法、舍身法教授，许多学者都认为让炯多杰是使噶举派断法教义更加系统化的关键人物：在他之前，断法教授的编排还不那么系统，这方面的系统化主要归功于他。

当然，除他之外，对噶举派断法贡献巨大的还有噶玛恰美仁波切——正是他整理了噶举派断法传承的所有文献。让炯多杰大师作有一部关于断法的大法集，叫《断法荟供·大宝鬘》，他是希杰派教法的一部总集，后来成为所有专修希杰派或断法的噶举行者必读的指南；此外还有一部断法指南《深奥断魔指南》。这两部都是噶举派修断法必读的典籍。

所以说，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堪称噶玛噶举派断法的集大成者，整个噶玛噶举传规的断法，正是由他深入而系统地建立之后才传播开来的。所以前面讲的这位上师的前世——热绰·达季札巴（即杜卓巴）——他也是断法的集大成者；而他的另一位根本上师，就是第一世夏玛巴扎巴僧格。第一世夏玛巴早在莲花生大士的预言里就特别出现过：莲师曾预言未来世将有一位以「红帽冠」为名号的贤者出世，能弘扬显密教法、成为教法明灯，后面更说这位红帽冠化身之人就是我莲花生大士的化身。

这段授记在第一世夏玛巴的许多介绍里都有提到。夏玛巴过去世，曾是释迦牟尼佛座下的一位阿罗汉比丘。后来他又转世为十六罗汉中唯一的一位优婆塞罗汉——达摩多罗尊者；再转世为印度一代论师世亲菩萨，以及西藏大学者布顿仁波切等，以印藏两地种种学者贤士的形象示现。

祂同时也是第三世噶玛巴最主要的心子之一。第二世噶玛巴自己就预言过：未来的噶玛巴将以两种化身示现——前面也提过，菩萨、佛的境界里一个心识本就可化现为多身、同时有多重化现，只要有缘利益众生都能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预言之下，夏玛巴被称为噶玛巴的另一个化身，也可等同于噶玛巴。

所以在噶玛噶举教派里，祂们被称为如同日月般的两大领袖：噶玛巴与夏玛巴无二无别，如同倒影一般彼此化现。据说噶玛巴还依照自己黑宝冠的样式复制出另一顶宝冠，只是颜色改为红色，其余几乎一模一样，以此象征夏玛巴的地位与自己无二无别。至于为何用红色？

一来是表示祂是阿弥陀佛的化现、是莲花部的部主（译者注：阿弥陀佛为五方佛中莲花部之部主，此处当指莲花部）。第一世夏玛巴大师出生后便展现出许多不可思议的特质：有种种神通，能去往许多空行净土求取教法，也能见到凡人见不到的空行母、直接请教问题。除了根本上师第三世噶玛巴，祂还依止过几十位各教派著名的上师学习，自身证量相当深厚，得到众多成就者的推崇。

祂的下半生依根本上师的指示，几乎都以闭关的方式利益众生，在楚布寺等寺庙闭关禅修将近二十多年。祂也是让炯多杰所编订断法教授的继承者，把让炯多杰大师传下的噶举派传规断法修得极为精湛，因而被尊为噶玛噶举传规断法的重要祖师之一。而我们此刻要讲的这位上师的前世——热绰·达季札巴，正是这两位大师的重要心子。

我们再回来讲噶玛巴·让炯多杰与扎巴僧格大师的这位大弟子——杜卓巴大师。在历史上，祂是一位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大人物。「杜卓巴」也可称作「尸陀林巴」，这里的「杜卓」指的就是尸陀林、坟场；唯有长年在这样的环境里居住修持的人，才够得上「杜卓巴」这个称呼。

能一生全心全意投入修行，尤其长年在尸陀林中苦修，是极为难得的，祂们是真正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佛法、奉行修行口诀的人。成就者们并不是故意要把自己置身于恶劣、恐怖的环境，好借此彰显优越、抬高姿态，也没有想要表现出什么与众不同

同。只是在于: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无论尸陀林还是坟场,这些处理尸体的地方,对一个持守佛教价值观的佛教徒来说,恰恰是最美好的修行场所、最殊胜的圣地。

我们所说的圣地,是佛菩萨加持过、或高僧大德居住过的地方;倘若一个人没有因缘接触到这样的地方,那人世间还有哪里算是佛教的圣地呢?正是坟场、尸陀林、死人之地乃至凶宅,能让人直接面对生死、直观世俗最真实的形态,这才是佛教最赞叹的圣地。本来,我们在人世间所见的一切,都建立在对五蕴的执着之上,又掺杂无数偏驳的概念,才形成各自的世界观。

没有两个人的世界观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分别心,配合业力与五蕴,从不同角度感受这个世界。尤其在错误概念与烦恼的影响下,我们会美化许多本不该美化的事物,也会刻意逃避许多本该正视的真相,还把逃避当成理所当然、甚至冠上道德的名义;可这一切对于解脱毫无帮助。佛教的核心目标就是解脱:不论做任何事、办任何佛行事业,若核心目标不是趋向解脱,就已偏离佛法;菩萨道的行为若目标不是引领众生趋向解脱,那就不是菩萨道,而只是一般的世间慈善。

倘若世间慈善都算菩萨道,那所有慈善家岂不都该是菩萨果位?然而再多的慈善,若没有趋向解脱这个究极目标,就永远无法证得解脱之果。我们所做的一切修行——修曼达、大礼拜、供香供佛——为什么历代传承祖师都要求先发菩提心愿、再作圆满而深刻的回向?

原因正在于此:只要我们的心指向出离轮回、成就佛果,哪怕一个微小的行为,都能为未来的解脱埋下种子。所以,尸陀林也好、坟场也好,我们不该在这里生起美好的偏见;我们每天在那里所见的,才是这世间真正的实相。除了尸陀林,医院的急诊室也是如此。

有谁在急诊室里待过整整一天吗?就在这一天当中,有多少人进来、有多少人在急诊室里断了气,又有多少人火急火燎地冲进来生孩子、看病、抢救……世间一切真实的面貌,都在这里真实地上演。很多人会觉得这很晦气、很触霉头,可问题是,这才是我们人世间真正的样子。

我们逃避真实的处境、躲进一个虚构美好的环境里,于是才有那么多失落、痛苦、沮丧,以及恐惧与不安全感。我们真正该避讳的并不是这些;真正该避讳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造恶业、起烦恼的状态。

单从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来看,它本身并不是会不会堕入三恶道的因果,而只是自然现象;可我们的起烦恼、造恶业,才是真正令我们堕入三恶道的原因。所以你看,古来那么多高僧大德——像噶当派的祖师、那些修行者——最后为什么全都遁入雪山之中修行?早期的噶举派又为何被称为「布衣派」?

正是因为他们全都在雪山中禅修、一辈子不出山,以修行来成办利生的伟大佛行事业。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不会心生迷惑,不会受到世俗的打扰,眼中每天看着的都是佛陀所讲的生老病死,无常观、慈悲观、空性观最赤裸的对境就显现在眼前。所以对佛教而言,这是最适合修行的场所、最殊胜的圣地。

而在坟场、尸陀林中专门居住修持,有一个特别的法门,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断法,也叫施身法、舍身法(名称有好几种)。一般所说的「热绰巴」,指的就是一辈子在尸陀林或坟场专修断法、施身法的修行人,所以单看这个名号,就能明白他的来历了。热绰·达季札巴大师,正是一位一辈子隐居于尸陀林、坟场的大成就者。

我们知道,施身法的修持会要求修行者走遍一百零八处坟场、尸陀林,或一百零八处泉眼、河边,乃至无人区、无人岛、野外丛林,在每处修持七天、一百零八天或更长的时间,借这种外在条件让自己迅速证悟般若空性。上师的前一世身为达季札巴大师时,就是这样一位专修断法的大成就者,所以大家才在他的名号前冠上「热绰巴」这个称呼。他一辈子真正实践了远离八风、远离世间的行持,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实修者;可也正因如此,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不过从现有已知的断法传承传规里,我们仍能看出许多线索。断法有非常多的传承。就噶陀派而言,他们自有一套断法,分远传、父传、母传、子传等传承;后来龙萨宁波大师把这些合而为一,浓缩成一部殊胜的法集,叫《断法教诫一座法》。

再如噶举派的噶玛恰美大师,认为噶举断法兼有印度与西藏两条源流:噶玛恰美仁波切与蒋贡康楚仁波切的想法是,一支源自圣天菩萨的传承——但这位圣天并非印

度中观派的那位圣天,而是与帕当巴桑吉相关的一位成就者;另有一支帕当巴桑吉的希杰派传承;还有纳洛巴的「龙钦传承」,即平等一味的传承;以及乌金巴

(Orgyenpa)大师的幻化断魔传承。这些传承也各自再分父传、母传、子传,或远传、近传、极近传等,综合起来传承众多、颇为繁复。

其中所谓的极近传里,有不少是伏藏法的单一传承:比如龙钦巴大师有龙钦传规的断法,贝玛林巴大师有自己的断法传规,吉美林巴大师(译者注:其亦是才旺诺布的转世之一),或如敦珠新伏藏传承,也有各自的黑忿怒母断法传承;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同样有一支断法传承,据说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净相中亲授于祂的。不过大体而言,大家仍认为断法往上追溯的祖师是玛姬拉尊佛母与帕当巴桑吉大师:偏于教诫、理论与见地建立、引导的部分,帕当巴桑吉大师有可能主司;而玛姬拉尊佛母,则把这套概念与见地仪轨化,化成真正可以实修的仪轨——二者有这样的分别。

但无论哪一支断法传承,依现今许多学者的研究,凡是具体、有清晰传承脉络的断法系统,往上追溯几乎都必然追溯到这位达季札巴大师。也可以说,在达季札巴大师那个年代,祂堪称一切断法的一代宗师、身兼当时所有断法传承;若非如此,后世所见——无论格鲁派、觉囊派,还是宁玛、萨迦的断法传承——追溯上去,就不会全都有达季札巴大师。所以研究断法传承的历史,达季札巴大师是极为关键的一位人物,在当时整个断法界为各教派所共同尊崇、承认。

近代也有许多著名学者、大堪布对达季札巴大师的历史多有考究考古,因为大家会想:这么重要的一位传承祖师,如今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实在可惜,都盼着能把祂的事迹一一挖掘出来。过去宝上师协助纽修堪仁波切祂们整理这些教法著作与历史时,宝上师、纽修堪仁波切与弟子们也都曾去寻找达季札巴的历史,可确实很难找——祂大概一辈子都没和多少人接触过,所以至今没能发现更多资料。

就好比吉美林巴大师的上师,也是当时各教派公认的大学者、大成就者,可自己留下的传记却几乎没有,只在吉美林巴大师的传记中短短几句带过——「那个时代,祂是何等伟大的一位大成就者」——寥寥数语就没有了。达季札巴大师也是如此:对断法传承而言祂是至关重要的祖师,行事却极其低调、不留一丝记录,所以这一块仍

需要许多有智慧的学者与大师继续研究,盼能把达季札巴的历史脉络清晰呈现出来——这一点很重要。

接下来看下一位——觉囊派极为重要的一位祖师,萨桑玛蒂班钦大师。许多高僧大德的介绍里都承认他是弥勒菩萨真实的化身。他也是觉囊派一代宗师多波巴大师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多波巴座下以博学多闻著称。

其实宝上师过去许多世的转世,大致不外乎三种形态:要么是博学多闻的五明班智达,要么是一辈子实修、不见外人的隐居成就者,要么是显现种种神通、教授种种伏藏法的大瑜伽士——主要以这三种身份利益众生。而这位萨桑玛蒂班钦大师,还当过宗喀巴大师的上师:宗喀巴大师的传记里就提到,他曾前往萨迦的萨桑甘丹寺,向萨桑玛蒂班钦大师求学。萨桑玛蒂班钦大师大约是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的人物(1294-1376),生在西藏阿里地区。

他从五岁起便随父亲学习弥勒菩萨的《弥勒五论》,到十五岁就已全部精通、把整个显宗的基础了然于心,得到众人的肯定。此后他开始修持密法,进入当时著名的夏鲁寺,受持别解脱戒。后来在一次法会上,他听闻多波巴大师的名号,内心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信心。

这里我们要知道:真正凭自己的逻辑与观察去依止根本上师的人,其实很少。虽然许多教诫都要求师徒之间相互观察三年、一年等,但这只对相当有智慧的贤者或许说得通;对一个连佛学基础都没有、分别心又重、对整个世间概念都不甚清楚的人来说,就算花上五到十年,恐怕也观察不出什么所以然,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凭单纯的信心去依止的。可别以为「我没去观察分别,就这么单纯地依止,是不是太迷信了」——不是这样的,这是过去生的一种缘分。

哪怕像萨桑玛蒂班钦大师,那么小就已博学多闻、五部大论样样精通、佛学底子极深厚,他也没有说「我听到多波巴大师的名号,得先去觉囊寺观察他们三年再决定依止」;他一听到名号、生起信心,便直接前去依止了。所以像我们有些师兄弟,可能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上师是在梦境里,或是初次相见心中便升起欢喜,又或是在种种

并非刻意造就的因缘下接触到上师、得到法的传授——这些都是过去殊胜的缘分、福德资粮具足，才换得这一世与上师的会面。

所以这是极其殊胜的缘分，一定要好好把握——尤其在末法时期。在末法时期，一位完全纯净、无论行为还是心境都完全纯净的菩萨若示现出来，是不会有众生去接受的。因为这个时代的众生，无论价值观还是心思都很混乱、都夹杂着烦恼，价值观也好坏参半，有些人甚至把坏的当成好的。

在我们这样的年代，若有一位持戒精严、无论别解脱戒还是密乘戒律都完完全全依教奉行的成就者——像噶当派的普贤大德、像莲花生大士座下那些大成就者那样的示现——出现的话，也不会有众生接受。所以在末法时代来度化我们这些恶业众生的上师，自身必然会示现出一些较为贴近末法众生的举止行为，这是必然的。上师与传承祖师的一些诗歌里也讲过：要度化狗，也得变成狗的样子、像狗一样摇尾巴。

所以我们真该知道佛法三宝多么难能可贵：当我们知道一个清净的传承、一位为其他教派领袖所公认的传承上师就在眼前时，单单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只需全心全意去依止，再也不必做观察。还没依止上师之前可以观察，一旦依止了上师，就不要再观察了。本课依演讲稿校正与解答改·香巴苯 → 强巴崩巴（承L7，全篇统一）；让琼多杰 → 让炯多杰。

才旺诺布密传自承同世化为杜卓巴（让炯多杰+第一世夏玛巴扎巴僧格弟子）与萨桑玛蒂班钦，二者同一心续；让炯多杰=乌金巴认证之噶玛巴希转世，融大手印大圆满、创楚布历算、集噶玛噶举断法之大成。·热绰·达季札巴=断法一代宗师，各派（萨迦／噶举／格鲁／觉囊／宁玛）断法传承皆溯及之，一生尸陀林苦修无记录；龙萨宁波《断法教诫一座法》；萨桑玛蒂班钦=多波巴上首弟子、弥勒化身、宗喀巴于萨桑噶丹寺之师。

新·让炯多杰：1290 于卓浦贡登·谢拉喜饶座下受沙弥戒、1301 桑村任堪布受比丘戒；1331 应元帝图罕帖木儿诏入大都，1339 于杭州圆寂 56 岁，舍利入曲普寺；着《甚深内义》《事业心髓》等。·萨桑玛蒂班钦法名洛智坚赞贝桑波，父涩

巴贝母白玛尊，阿里生，1334 与洛追登巴补译《时轮根本略续·无垢光疏》、建觉囊塔，83 岁圆寂；晚年得萨桑噶丹寺故名「萨桑」。